



流年碎影

冬日的暖

□孙雁

自爷爷去世后,便对冬有了别样的情怀。厨艺很赞的爷爷,他炸的肉圆色香味俱全。每年春节前腊月二十八左右,爷爷会系上围裙,抡起袖子,似要大干一场的模样。我会在旁边打杂帮忙。只见他抓起一把兑好调料又朝同方向搅拌好的肉糊,一挤,一只圆圆的“球”跃入沸腾的油锅中。一转眼工夫,它们就都穿上了金灿灿的外衣,让人垂涎欲滴。

每逢年节,爷爷总是穿行于牛行、猪行、羊行之间,这在我们当地叫“开行”,他给买卖双方搭建桥梁,努力促成交易,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酬劳。爷爷很有生意人的头脑,每次回来,都会从街上带些冰水、花生米、糖果等零食放在奶奶屋里的架子上并整齐地摆放着,这样就形成了小商店最初的雏形。我会在周五晚上把作业做完,周末去爷爷家“上班”,成了一名小小的售货员。

随着店里生意越来越好,爷爷抓住商机,把小店搬到大伯家和我家的交界处那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。那还真是个好地方,南来北往、东西纵横。特别是过年前后十来天,虽说那会儿孩子压岁钱不多,但一天下来卖个百八十元不成问题。我的寒假就在忙忙碌碌中度过,印象最深的是那粉色底盘、透明盖子的奶油小蛋糕,上面是彩色奶油,下面是蛋糕胚,物美价廉、美味可口,无疑成了当时孩子们的零食首选。爷爷在我每晚把当天的全部收入交给他时,都会抽点出来给我当“工资”。

爷爷喜欢养牛,老牛和他朝夕相处,睡在同一个屋檐下。爷爷睡西南角,老牛睡在西北角,之间仅隔一米宽。白天一起去田里耕作,晚上一起回来,谁也没有老牛陪伴爷爷的时间长。

二十多年前,秋意正浓时,我生病了,买了些中药回来,由于我家熬中药不太方便,爷爷便找来一些砖块,在他家西南角猪圈内,为我临时搭了一个小灶,又拾来一些木条,拿出橱柜最下层的那个瓦罐,就这样,爷爷开始为我熬中药。他熬好后用瓶瓶罐罐装好,我喝时拿出来热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会儿我上高中,那三年不知道喝了多少副中药,几乎都是爷爷熬的。

爷爷还会编鞋编帘,秋去冬来,第一片雪花还未飘起时,爷爷便去桥北边的芦苇丛中割些芦苇回来。他会蹲在门前柳树下认认真真地为我编织毛鞋,我穿着它在雪地里奔跑欢笑……

爷爷会用柴和芦苇编织门帘。挂在门外,又厚又重,任尔东西南北风,它却无动于衷。冬日里,我们都喜欢待在爷爷家,因为暖和。爷爷会抓些稻草,点上火,放些花生进去,让我们边烤火边吃,那喷香的味道与感觉,恍如昨日。

又是一年冬天到,北风起,吹来了思念,吹不走怀念。

生活滋味

那年爱情

□一禾

今天是金才和宝珍的结婚纪念日。“一二一,一二一,左右左,左右左……”宝珍搂着金才,踩着鼓点,跳着舞,记忆慢慢涌上心头。

1987年的冬天,不太冷,河面没有结冰。那时的苏北平原还不富裕,五六户人家,青砖灰瓦,炊烟袅袅,沿河而居。冬日的暖阳肆意倾洒,河面的波光如金银闪耀。

河中央,一条带着挂浆的水泥船,“突突突……”把河面大块的金银打碎。

宝珍穿着黑色呢子西装、红色毛线衣,头上别着红花,端坐在船舱。

两岸的芦苇花随风摆手,目送她从一家到另一家。

每经过一座桥,总能引来过桥人的驻足。

“啧啧啧,这个新娘子真漂亮。”“乖乖,这船嫁妆真厚实,缝纫机、衣橱、自行车……”

在一声声赞美中,宝珍的嘴角不时上扬。坐在她旁边的金才,也不由自主地骄傲起来。

金才在家排行老八,他唱过淮剧,卖过棒冰,做过瓦匠,东拼西凑,终于在23岁那年建了一座三间大瓦房。

房子挺直了他的腰杆,为他向宝珍家提亲打足了气。加上两家本就沾亲,亲上加亲,这门喜事就成了。

两位接亲的,一位是金才的

哥哥,站在船头,一位是村里的叔,站在船尾。“突突突……”船尾泛起浪花,化为涟漪,如金才和宝珍的爱情,绵长而令人回味。

冬天的风,掠过宝珍的鬓角,并不冷。身边这个叫金才的男人,曾在无数个夜晚,接自己下夜班。美好的回忆,像河两岸的风景,一幕幕翻过。未来的日子,肯定会像这河水一样滋润。

宝珍说,当年接新娘分几种方式,一种是双腿跑,一种是骑自行车,还有一种就是坐船,相当于如今坐上奔驰车。

午饭匆匆吃了两口,宝珍的迎亲队伍就回程了,抢在了同村其他几位出嫁姑娘的队伍前头。

于是,样样爱争第一,仿佛嵌入了宝珍的骨子里。

养殖、建筑、食品加工……小两口硬是把苦日子过成了“蜂蜜罐”,三间空房子变成塞满各种家用电器的四合院。

日子越来越好,金才的身体却出了状况。在两口子结婚37周年纪念日前,一场手术牵动着一家人的心。

“没想到这样度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”进手术室前,金才遗憾地说。

宝珍的眼睛湿润了。还好一切顺利。“医生说,要想恢复快,就要多站多走。”

于是,宝珍慢慢扶起金才,抱着他,继续踏着舞曲。“一二一,一二一,左右左,左右左……”

灯下漫笔

军人本色

□杨福江

每当回首往昔岁月,那一身戎装,恰似夜空中璀璨的星辰,闪耀着青春那熠熠生辉的光芒。它承载着我们热血的梦想,见证了我們无畏的征程。钢枪在肩,那重量仿佛是泰山之重,却也是责任的烙印,深深铭刻在心中,时刻提醒我们使命之重。每一次持枪而立,每一次巡逻站岗,每一次演训冲锋,皆为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。

犹记军号嘹亮,那声音如同洪钟大吕,穿越时空,至今仍在耳畔回响,振聋发聩。训练场上,挥汗如雨,那是青春与热血激情的交织。摸爬滚打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粗糙了双手,强健了体魄,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,铸就了如钢铁般坚韧的意志。保家卫国是我们无上的荣光,这荣光如同古时戍边的将士,怀揣“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壮志豪情,那是深入骨髓的信念,是至死不渝的忠诚。

如今,虽已解甲归乡,但军人本色依然如初,眼神之中透

着坚毅之光。步入新战场——生活的征程,虽没有硝烟弥漫,却也充满挑战。这亦如沙场之拼杀,需要我們继续拼搏向上。为了生活之美好,为了心中那不灭的梦想。在平凡的岗位上,我们以军人的纪律、军人的坚韧、军人的担当,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

“若有战,召必回”,这简单的六个字,却是重于泰山的誓言,刻骨铭心,永不敢忘。祖国需要,就是我们前行的方向,如磁针之指南,坚定不移。无论身处何方,无论从事何种职业,我们都时刻准备着,再赴热血疆场。

岁月悠悠,如白驹过隙,时光在我们的容颜上刻下了沧桑之痕,但军魂在心中,我们将以军人挺拔的姿态,傲然行走于时光长河。在祖国繁荣发展的道路上,在人民追求幸福的征程中,我们愿倾尽所有,奉献毕生之力。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这是我们一生的坚守,是我们退役军人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。

农家风情

土灶台

□宋树林

一日三餐,炊烟袅袅,宁静悠然,弥漫在童年的朝朝暮暮,那么自然、惬意。土灶台,是我们乡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食炊具,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间的一道风景。

土灶台是家的味道的源头,它是由砖头砌成的。锅台上的灶屋上有个壁洞,用来放油壶,灶头上放煤油灯,中间有个锅夹洞,可以放柴火,整个灶台朴实无华却坚固耐用。那灶膛仿佛能容纳无尽的温暖与希望。灶膛里燃烧的柴火,噼里啪啦作响,跳跃的火苗映红了人们的脸庞。母亲用它烹饪出一道道香气四溢的家常菜。铁锅与柴火的完美配合,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。大锅菜在土灶台上咕嘟咕嘟地翻滚着,浓郁的香味、热气弥漫满屋,让人垂涎欲滴。

当年离我家不远的安阜庄,有一个出了名的支锅巧匠叫王迪宣,人称老王爹,他支的锅不仅省草旺火,遇到刮东南风还不倒烟。他是第一代参与改灶的师傅,十里八乡土灶锅基本都是经他的手支起来的。老王爹支锅只需一人配合他,和泥、递砖,其余活均由他一人操作。

找老王爹支锅,你得提前两三天到他家预约,当天早上还要请他吃早饭,因为仅支两口亮堂堂的锅就要大半天时间。我家的锅由于年代久远,炉灶老化,烧起火来总是呼呼作响,既浪费柴草,又不安全。母亲说要重新支锅,便请老王爹“操刀”。那天的早饭是在邻居家煮的,母亲煮了大麦糝粥,咸菜煎豆腐。吃完早饭,老王爹用三根小柴放在地面,然后拿起瓦刀,将土脚砍掉半截,放在小柴中间。那时支锅材料是用土脚做根基,锅体是砖头堆砌,土脚是自家提前预制的。在生产队大场上取有黏性的泥土兑水,再加入麦壳,搅拌均匀,父亲脱掉鞋子,赤脚去踩。泥土踩实了,用模具制作成型。经过两三天晾晒,用手翻面,感觉硬了再翻过来晾晒。土脚制作过程要7至10天,然后用刀敲击确定土干透了,方可使用。经过老王爹大半天操作,晚上,新锅支好了,母亲煮了小鱼,锅边上贴饼,并用蓝边碗盛了一大碗饭给老王爹。

“家庭旺不旺,既看厅堂又看厨房。”每到大忙季节生产队都要煮夜宵,队长安排我家做。外锅煮米饭,煮好后起到小水缸里盖好,然后在里锅烧一锅豆腐菜,解决了十几个劳力的夜宵。

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”土灶台也是一家人团聚的地方。大家围在一起,一边分享美食,一边谈天说地,欢声笑语在屋里回荡。它见证了家庭的喜怒哀乐,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。

如今,土灶台也渐渐被现代化的厨房设备取代,但它那温暖的火光,始终跳跃在我的心间,成为一抹难以忘怀的乡愁。

